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二

仙園居士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  
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爲贅壻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  
子矣父母怒責壻無禮靜宜曲爲解之姚氏子羞憤去  
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并  
井焉婉宜者其弟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  
奇愛之苛於擇壻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  
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  
金剛經爲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

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留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爲女子  
身自有知識卽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爲報  
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痰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經  
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  
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壻後欲令別置  
廢妾以便他日歸甯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  
眾歎遇人不淑咸譏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  
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妾心在家侍奉滿冀  
雙親壽享期願永敘天倫之樂何圖夫降榻凶慈父見  
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沈疴將不起嗚呼若父若母

既違定省於堂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  
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  
死殉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卽檢還姚  
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  
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屢遭大故雙折連枝悲  
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  
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  
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  
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爲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  
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類與臨類愴然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庵者亦老諸生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重門盡掩闕其無人正徘徊間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上下衣服盡去之婦猶少艾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眾微笑曰此何足異盲未畢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眾即擁裸婦入賈亦隨入厯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臥而皆裸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榨牀健夫數輩執大鐵叉任意將男婦叉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而淋漓下

承以盆盆滿卽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賣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大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速從我出賈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繁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鍊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

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懸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閻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予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遍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轅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悸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言嗚

片煙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傳說也

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豔來檣  
去樹一瞬卽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  
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  
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  
一畫齋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妝宜面  
出簾來其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  
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  
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  
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



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懨君得無於都門市上  
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  
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  
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  
家人不能辨別長卽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  
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爲君作壻脩竟宛轉媒  
合之一時以爲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  
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所敬君工  
畫臺貧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  
所用敬君事卽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

此文也

滁州府來安縣民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二狼相對坐大噉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趨往告之女而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媼婦笑謂之曰誰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媼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媼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四顧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積薪中出衝媼倒入門衝女去媼驚呼鄰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

並驅而去

吳瑣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鴈居武陵咸豐四年粵寇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誓毋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孱軀爲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討其屍久而不殞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得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途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組畢此百年身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丁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  
父業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舉斧斫弟之頭弟卽  
死鄉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此不肖子二  
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眾哀  
其言各散去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  
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兩妨者律載重囚無子  
者許其妻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山右侯氏在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甚奇有夫婦二  
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橫財卽死無恨如  
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

有聲鬻然如釜溢起視之則徧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捉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爲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尙能言木幾亦死族子葬埋之擿其所有爲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甸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縱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齎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尙存六

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一人創議曰同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爲糧削木爲籌掣得最長者任眾殺食已而創議之人掣得最短之籌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藐刺者自以飲鹵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之死而掣得短籌者執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晉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

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以食之爲是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爲悖逆之言夫弱肉強食禽獸之事使飢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華亭顧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爲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里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牧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台葬於秉藻之墓好事者爲賦催妝詩

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賜媒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爲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卽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白誓因亦不强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



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  
賢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  
汪容甫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  
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入行三年之  
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  
執歸汪之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  
滬上應敏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示余書其後說  
此義頗詳今存文集中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邨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  
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

室於夫之墳壟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爲之  
後楊撫之至於成人爲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  
蘇女請仍以其日娶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  
不易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  
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譽序閒或兩節  
婦之報乎

蘇州城外有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長父母俱死獨  
與兒居閒嗜游蕩入於下流心鄙之有肯盟意乃以所  
積女紅費洋錢十枚付其兒屬交原媒償男氏聘幣索  
還婚書其兒亦無賴盡以供飲博而僞爲婚書以給其

妹女不知也以為真與絕矣示意鄰媼使為媒約遂與城中護龍衛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之以王氏有備不果即於其日訟於官官鞫得實笞其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為長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即何氏之從母昆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可謂鍼神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婿乃寒家葭莩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

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  
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爲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  
至咎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爲我地矣我與姑相  
愛如姊妹故隱以相聞而姑遽爲此決絕之事今尊章  
見責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壻家求絕壻家不  
可反欲訟甲背盟甲夫婦追事所由起日詬何何不能  
忍亦剪髮投地曰新婦知罪矣詞偕小姑長齋繡佛以  
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  
婦與妹而仍使人叩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  
未達韓詩芣苢之義殊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婁人子以居積起家  
暮年居然累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  
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賈  
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  
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弟四子卒仍爲九子子各  
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  
九婿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  
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 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婦與其婿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  
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川羊脛骨燒炭研末餵餌調服

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爲余言因書之以  
廣其傳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罄結成疾殆將不起  
有丐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  
絕而腹中尙咻咻動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  
吾師來以二十日爲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  
乎丐出藥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  
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丐所薦也入視病者  
於鉢中出一丸藥用織絲繫之納病者喉間頻牽曳之  
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摩腹益亟仍牽

曳其鐵絲忽突然掣出卽有一物隨藥而出遽投諸地  
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糝之蛇化爲水病良已人間  
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  
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冤孽糾纏也其家厚酬  
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也殆仙佛化身歟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媪招致眾善信  
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媪瓜分之婦日以饒  
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逋者踴於三門僧無以  
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舉佛  
會仍託鄰媪代爲招致事已僧向媪索錢媪遷延久不

與一日僧歸自外將入房聞有聲人之則有人在牀擁  
衾而臥呼問之嫗也問何至此不應僧將曳出之甫一  
啟衾嫗裸無寸縷僧大驚趨出至嫗家招其子子初若  
不信者強拉之至嫗知事不諧反誣僧僧入厨取刀斷  
一指忍痛示之曰以此白明嫗母子踉蹌去乃悟前僧  
之墮婦術中也若有定力如後僧者佛矣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攜僕從惟一車夫與之  
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  
無以爲計車夫曰君行旣無資住又不可此閒有一館  
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



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尙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塗所行殊非恆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襍間有小村炊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人慙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爲君償之勿以爲念惟此閒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壘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卽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

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  
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攜一冊  
歸將以遺日書而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呪不可通曉殊  
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  
頭又屆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懷茗手  
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呪語戲以指醮杯中茗  
畫其符并誦呪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  
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  
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  
其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于越乃往

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旣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  
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  
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  
語其事又慮爲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  
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

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  
多至省會謁大府畢同僚謂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  
可以眷屬往乃暫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  
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接印不必  
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必嫻翰墨暫以奉

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窮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  
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  
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  
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其前  
進至則墳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頗不易  
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  
詫曰豈卽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  
其人叩首曰吾卽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  
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  
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

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累累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之喪氣卽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并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

文南言此時因言溥宦遠游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爲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

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媼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媼皆散去妻尙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爲人澆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媼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媼曰新到縣官少年佻健而慕道學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列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爲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後已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媼爲介紹而代

之縣中阜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夫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膺代真

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  
故居無存乃賃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  
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  
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  
翁欲不認則真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  
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耳婦翁歸而  
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  
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時踞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且不  
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囚左手  
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



爾女歸殺壻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爲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壻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昏吾女矣爾尚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爲贅壻於女之叔父

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婿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聞於童子試忽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爲同鄉之賣茶者司筆墨事春出秋歸歲以爲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邵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愆慙入試邱不可而衆已爲之在縣注冊在府納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圓榜招

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家卒臆府試招覆是何大事其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鄉沈寶懋字茂庭高而好施與凡遇善事必勇爲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亂避寇遠出其族姻從之者數十家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後納妾生丈夫子二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咸曰爲善之報也乃於光緒元年冬口牆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嚴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爲文以釋疑余乃據接神契遺命之說及王充

論衡福虛禍虛之義爲文以應之昵昵千言然王充所  
謂福虛禍虛者余雅不以爲然夫餘殃餘慶之文著於  
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禍福皆虛則勸懲無  
寄矣同其時適有張少渠之串少渠名豫立光緒元年  
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滬濱  
附火輪船以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  
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一輪船先福  
星二日而首塗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揆其祛卒  
不爲畱己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沈於海坐是  
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樂爲善事者也光緒二年少

渠行年五十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報宜益加勉而力闢王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掇舉其事著於此編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爲生一妻一女家有餘屋因賃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及暮老儒自館中歸女猶未返使人至某甲所逐之則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蹤懼爲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暴卒告其壻氏存亡聽之矣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

爲妻而某甲故妻人又憐情不能泊生轉仰食於女女工鍼滿備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昇其夫而甲殊未嘗謀鬻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來詣其主女見其名紙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所在次曰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適家之誼甚有條理乃爲招其父至訟於官答逐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愀然不樂曰此女歸辱門戶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於蘇者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吳下爲此女相攸嫁一官人焉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氏

唐西鎮勞氏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矣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勸建有嬰堂堂成之日兒卽能言越二歲能行今日讀書游泮水矣報施之不爽如此

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也今春從母家還言去歲其弟婦病甚奇病中從牀上一躍高及牀頂有一鐵鈎隨手折爲二如枯竹焉其弟曾卿知爲鬼孽耐屢而然對之長揖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變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須送我至舫船曾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風起其側爲之懷怖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

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請經精舍監院校官沈蘭舫臨  
平鎮人也屬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爲子紹  
興人也蘭舫子婦偶歸甯忽得病口作紹音蓋卽此子  
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人聲皆杭音則其母  
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  
臨平招沈氏人來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  
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罪肖曰吾  
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婦必無恙然不  
可久居此宜還家其地距蘭舫所廡尙數里羣謀所以  
歸鬼曰仍以囑昇之但命轎夫徐行遇陰涼處則稍憩



且使人頻頻以湯水飲之必無妨也如其言而歸沈氏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即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爲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蘄處人閒與人不少異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晉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爲某甲所得遂爲夫婦某甲固刀鐮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

之孀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僞爲待聘者別擇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能仰食於婦一家咸輕之女亦偃蹇不甚爲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醮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理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廡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乃可捧腹益其日某間行入內城至西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一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敝

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  
閒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  
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  
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郎有此貲乎某卽解  
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  
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  
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媼婦所備也一童子婦之弟也朝  
夕糞殮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  
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咎之亦如  
前一日方共臥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號虎婦曰殆矣

吾夫歸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  
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粲然曰此皆  
僞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門外李繼宗巷有某甲者以裁縫爲業

唐六典有裁縫

之名蓋裁之縫之而後成

衣較開官緝人其義爲備年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

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爲之平章以洋  
錢一百爲聘議既定乃擇日送以綵輿果見女子以紅  
巾羃首數人扶而就輿并有一衣包亦置輿中鼓吹迎  
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頽矣審視之一草人也  
啓視衣包則韞石也蓋恐輿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

大諱亟尋原媒去如黃鶴矣某悵然癡立亦如木偶  
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孤育於女家未  
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  
內見女獨坐治粉齋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  
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領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婿  
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傭媪餉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  
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媪之給也詈之曰  
老大婢尙口饒如此乎媪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  
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女女益慙其夕縊而  
卒玉寶聞之亦縊

光緒丙子丁丑閒直隸大無有兒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饑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盡以乞汝不貴直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爲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爲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旣彼此皆願吾何閒焉賣糕者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

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驪二頭分一與其兄使賃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也萍水相逢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寢昌寢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傳爲美談乎

光緒三年正月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於蘇廡先是李眉生廉訪於二年十二月夢至張廡入其內寢見太夫人蒙被臥牀上子青制府於牀前西向坐有一人跪其前李問何人有告之者曰鄭都令也問何爲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求之李寤語人曰制府豈將奉諱乎時距太夫人之歿不二十日矣此眉生

親爲余言并云鄴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補服殆其時  
國服未除故乎其人恂恂如忠厚長者從者十許人形  
狀頗不詭異非如世俗所傳牛頭馬面而陰慘之氣逼  
人殊可怖也余按鄴都有平都山山有五雲洞爲道書  
所傳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爲神仙之窟宅乃考抱朴子  
對俗篇曰勢可以總攝羅鄴則鄴都治鬼之說晉世已  
有之矣獨念自蜀至蘇迢遙數千里鄴都令君跋涉遠  
來無乃太勞且何以必使眉生見之豈以眉生蜀人有  
維桑之諠邪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



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賣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氣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榭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祕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爲叔父所責正徘徊聞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

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柰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  
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  
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啓窗  
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  
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  
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被之  
矣甲驚曰柰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  
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  
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  
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

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樂肆之鄰也素監屠婦而未得閒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居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滿其履驚而走出歸而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啟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慙筆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請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捕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

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  
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  
亞之所撰馬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粵中李氏子幼讀書應童子試不售性好博父屢誡之  
不悛婦陳氏因之屢與反曰俄舉一子父名之曰阿靠  
及阿靠週歲父謂陳氏曰汝天履從牧豬奴遊非吾子  
也吾名孫曰阿靠將舍子而靠孫矣爲汝計亦宜舍夫  
而靠于是日父具酒食以飲食其子謂之曰汝強飲食  
俟汝醉飽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頭求活不許復涕泣  
跪其婦前乞爲緩頰陳亦不應父乃以布囊蒙其頭使

健僕負而投之河載沈載浮將及里許有人拯之起則  
博場中舊友也卽問之博場中居月餘李辭其友曰吾  
以好博故父不以爲了妻不以爲夫今在此旦夕聞呼  
虛喝雉之聲彌觸我隱痛矣乃去而乞食於市願尙能  
書自買紙寫楹聯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筆墨之費  
雖乞也而所得較豐流轉數千里至山東某縣寓道觀  
中大病幾死觀中老道士憐而飲食之醫藥之幸而病  
愈道士謂之曰此閒頗重南中文士吾爲招童子數人  
使子授以經書必有至者此寒士謀生之恆業也不勝  
於仰面求人乎李欣然從之遂得與邑中士大夫游有

趙翁者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頗小康而無子止一女欲爲女招婿而卽以爲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說趙翁曰翁女若婿本地人此時雖暫爲翁子从必挈女歸耳李氏子無家者也孑然一身流落千里若爲翁婿必長爲翁子矣趙翁聽其言乃贅李於家久之謂趙翁曰某視此閒庠序中人其文藝亦與某等耳使得與試一矜非所難也翁大喜卽使以趙姓應試補博士弟子員逾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數年後選授粵中一縣令攝妻之官歷任繁劇宦橐豐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問其家也服官十餘年以公事罷職將歸山東乃迂

道訪之則父死久矣妻與子顧無恙然貧甚無以爲生  
李乃自至其家詭言李氏子舊時博友也請見其妻時  
李鬚髮有鬚且貌又豐腴其言操北音妻固不識也呼  
其子視之二十餘歲矣問有妻乎曰無問何不娶告以  
貧故李慨然曰吾與李某自幼在博場中交好今故人  
長逝妻子單寒西華葛帔令人歎息吾雖小人不忍坐  
視乃出囊中數千金與之且爲作媒娶鄰村某氏女婚  
費悉出自李廟見之日李亦至焉李妻親至堂前叩謝  
并使其子與新婦登階迺展拜中設一坐請李坐之時  
賓客咸在意李必從謙抑而李儼然踞坐受其拜謁拜

已大聲呼曰阿靠汝幼而無父不識我宜也阿靠之母  
何亦不識我乎李妻在旁問而大驚李乃語之曰吾卽  
爾夫也因慙敘前事眾竇咸詫歎李曰吾官此多年今  
不能復歸原籍矣卽將辭爾等北去夫妻父子緣盡於  
斯妻聞之哭失聲眾竇之長者或進言曰君旣榮顯何  
不挈其母子同歸山東李笑曰曩者之事誠出老父之  
意然夫妻死別人閒至慘乃視吾布囊蒙首漠不動心  
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吾在山東有妻有子矣焉置此爲  
其舍夫靠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爾母言  
已不顧而去



余嘗居臨平鎮時其西鄰有曰范桂芳者故充仁和縣  
役曾得罪於孫文靖相國之孫古雲襲伯荷校通衢然  
其後武斷鄉曲豪橫如故余幼時屢見之今死久矣光  
緒五年臨平有沈氏婦病死將死前數日范桂芳附其  
體與沈氏婦女相問答蓋范生前曾以錢債事與沈氏  
有隙也范故杭人僑居臨平者故其語猶襍杭音鬼語  
亦然溯范之死四十餘年矣溯其生年則已在百歲外  
范本一小人宜乎如昌黎公所云其身已死其鬼不靈  
者何其氣久而不散如此邪鬼神之事真有不可知者  
古者廟焉而人鬼享是鬼恆居家廟也孔子又曰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焘蒿悽愴是  
又居墟墓也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則曰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鬼不過人之餘氣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  
非車不能行陸乃其餘氣爲鬼遂能無所不之是鬼轉  
勝於人矣漢文帝問鬼神不知買生之對云何孔子之  
告子路則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孔  
子亦有所不知耳紫陽氏之說曰非原始而知所以生  
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說也余所不解夫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不邇謂生者人之始事死者人之終事  
二者謂知生即可知死此恐有所不能夫人之生也由

父精母血感而成胎夫人而知之矣淮南子云一月而  
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  
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未生以前  
之情狀古人有能歷歷言之者今謂魂升魄降以後作  
何情狀亦可據此而推之得乎不得乎紫陽又言幽明  
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說又非也如  
其說則子路所學未及乎此誠哉等不可躐矣顏曾之  
徒所學高出仲氏倍徒豈諸賢所孜孜講求者已不在  
人事而在鬼事已不在生事而在死事乎寒夜無事因  
范桂芳事縱論及此世無賢生誰與決之

李老道流寓楚北自言對人問其名曰無名問其年曰  
忘之矣視之如六七十歲人然八九十老翁皆云自幼  
見之已如是則其年固未可測也所衣單布衫袴外著  
葛布袍冬夏不易冬不言寒夏不言熱與之食食無算  
不言飽與之飲飲無算不言醉或旬日不飲不食不言  
饑渴人皆以爲得道者或叩問養生術老道曰吾不知  
其他惟任其自然而已咸曰自然二字平平耳何能若  
是老道必別有異術而視不言也余謂老子云天法道  
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況於  
人乎人之一身情升濁降本有自然之節古之至人患

人不能循此自然之節故有鑪鼎之術鉛汞龍虎之說  
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而已非有他道也推而言之  
聖人之治天下亦若是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  
有自然之節聖人制爲禮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  
也又推而言之制爲六書以求合於自然之文制爲五  
聲六律以求合於自然之音是故削削於偏旁點畫非  
知書者也見楮夫爭道可悟書法沾沾於上工四尺非  
知音者也聞海上波濤可悟琴理無他自然而已李老  
道之言深得養生大旨誠得此旨則參同契可燒也況  
悟真篇之類乎

石台仙館筆記卷三

曲園居士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至崇明縣勦校試卷事畢觀於  
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問之學官學  
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爲祟民間被五通之祟者輒向  
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  
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  
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  
也夫吳中五通久爲文正禁絕崇明海外之地當時或  
未盡奉行乃身後粟主猶足以慚伏姦邪是其正氣固

長存天地閒也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橐中罄矣計無復之踴  
躡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  
輸矣乎回視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  
禍君者君能葬我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  
一錠曰持此入博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  
白虎門又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  
比曉腰纏累萬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故人所假之  
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之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

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易余寓天津時有粗作人  
田升日往來於博場一日見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衣  
下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一入局中便肆口嫚罵博徒  
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  
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罵不絕口於是羣歎曰好漢  
好漢以童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負而歸之開局  
者之家自此月有規例矣斯人也豈所謂北方之強者  
與

歙縣汪氏婦孕十六月而生一兒軀體甚肥齷有齒頰  
有髯目炯炯然咸懼欲棄之其母不忍仍爲包裹兒不



亦不食乳至六七日愈謂無生理置諸與突將俟人定而棄之河比晚忽聞啞啞有聲視之則以兩手扣土而食其身驟長乃聽其自然至月餘乃死眾人聚觀宛若廟中所塑土地像身長二尺八寸鬚長寸許秤之重二十一斤

京師一大家富於貲傭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平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

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由  
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嚟嚟不欲言盜舉刃欲  
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刃  
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尙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  
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  
姑留餘地乃呼嚇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  
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  
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爲盜所劫何必盡情洩  
露當違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  
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卽云驚悸成疾越三

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  
初臥車中出齊化門卽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  
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  
卽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  
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律

京師又有一部郎家傭一少婦乃三河人婦與其夫成  
親甫一月而別別時與夫約曰歲暮宜至京城某媒媪  
家訪我所在而見我焉我必有以鼻汝及歲暮婦日至  
門前候其夫一日有鄉人徘徊其門婦見之誤以爲夫  
也蓋相聚不久而別已經月面貌音聲不甚了了矣

招之曰爾今日始來歟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錢  
與汝其人惘然莫測姑待之婦果攜錢券數紙出付之  
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來聞者達於婦婦訝其復  
至出而詰之曰昨付爾之錢尙不足用乎我則無矣夫  
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於汝所言媒媪家今日倩其幼  
子導引而來昨豈曾至此爾得無夢歟婦始悟昨日之  
誤認癡立無語嚶嚶啜泣夫固問之乃哭失聲內主人  
聞之呼入問故知其事大笑憐其少年夫婦以貧故別  
離以錢十餘貫與之使昇其夫焉

蘇州楓橋有高某以課蒙爲業而性喜吟詠一日有江

北難民數人闖入其塾乞食高方執筆吟感懷詩得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之曰無靈文字送窮難高大喜延之坐不坐問其名不告贈以錢受之而去烏呼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亦可嗚矣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內教場中有山東人張設布圍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其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爲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

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頷下虬髯如戟於是觀者甚眾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墩有橋曰新橋亂後重脩頗爲堅固丁丑之秋村人於橋旁搭臺演戲橋上觀者甚多有小兒呼曰橋下有人拊上

史記封禪書索隱拊也

橋將圯矣眾皆

笑而不信俄頃之間橋果崩毀死傷者甚眾此小兒不知誰何或者鬼神使之警眾歟又聞此日麴部中一老優先知必有變異恐傷其儕伍密於臺之四柱各斫一

刀又倒燃雙燭於房以厭之豈知伶人無恙而反傷觀者也殆亦有數存矣

蔣某溧陽人偶立門外忽有素不相識者口操紹興土音向之借洋錢五枚蔣曰吾適無有子姑少待吾將乞諸鄰及向鄰家借錢歸而此人已他去不可蹤跡矣蔣大呼曰吾負汝即取刀自刎而死噫人雖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歟此紹興人爲人爲鬼未可知也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閭閻極屢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闕然則女家爲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爲政

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  
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卻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  
日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降媒灼送歸母家女幼失母  
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  
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  
於官官命驗之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  
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  
成解亦既覯止爲男女覯精解我心則降爲自此可以  
甯父母故心平也說經者皆笑其陋今觀永平之俗信  
必既覯而後可以甯父母豈詩人之意固如此歟



鄆人李姓者爲其弟娶婦貧其鄰陳氏屢作新房每至  
夜半房中輒有聲頗滋疑懼一夜聲作甚厲舉家咸集  
覺牀下泥土浮鬆乃共掘之得銅盆四具鐵如意一柄  
鐵碗一隻嗣後聲遂不作後亦無他

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  
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  
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  
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跏坐大腹彭亨  
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爲作侍者二人皆生動  
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

無賴子遂藉以歛錢侈談靈異瞻禮者眾乃搭棚以葺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及浹辰玉山積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揚州興教寺有萬佛樓相傳前明所建樓中之佛實有萬數雕鏤工巧兵燹之後此樓未毀丁丑正月有白髮翁登樓焚香謂寺僧曰中懸長生燈宜防火火寺僧亦姑諾之乃越十日果以燈火上騰由樓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豈鬼神使之先告歟聞災之前三日樓中佛像自仆於地者十數尊亦可

異也

天津有鄔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鄔三性嗜賭遂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尙奢而出殯尤甚鄔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姓不肖亦久不與通矣鄔年二十餘尙未有室一歲迫歲除窘甚無以爲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告閤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入見衣冠楚楚頗不藍纓問頻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卽後日是也

姑大喜贈銀十兩爲婚費并云期當來賀姑有子婦  
二人各送津錢十千卽持銀錢歸商於博徒請博徒喜  
曰然則尙有後惠矣乃卽所居屋使工爲之標飾覓一  
青年之妓飾以荆布使僞爲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  
見婦而悅之婦又善於承迎入厨作羹跪坐而饋姑欣  
然食已謂曰此屋倘仄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  
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卽可遷  
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粗供飯粥卽驚喜過望  
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負人博進暫以女爲錢樹子今  
知卽有田有屋卽以女妻之弄假成眞卽之謂與

陳某杭州人素性迂謹負人錢百千不能償憂憤不釋遂成心疾一日路過鬻明器之肆見有紙糊元寶壓於地上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然余無多求取其二足矣卽取二元寶去肆中人知其蹊也亦姑聽之陳歸語妻曰今日天賜我二元寶可以償徧負矣妻取視之笑曰此泉臺上寶也見清異錄陳曰我取歸時明明元寶二枚今化爲紙天絕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勸慰之不可其病益劇親屬中有高姓者素豐於財且勇於爲善乃取眞元寶二付其妻使說告其夫曰天賜之寶又化爲銀矣陳大喜遂以易錢償所負以其餘爲卒歲資而心疾頓愈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有姚嫗者老寡婦也撫孤子至二十歲將爲娶婦積洋錢四十餘圓以備婚費又製銀首飾數事并新婦庚帖同置一小圓中一夕忽然失去嫗念十餘年所蓄全在於此今既失之不能復措而婚期已近計無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於人定後聞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日昧幾誤人婚姻今仍送還可至檐下取之我去矣嫗呼子出視果得原物於簷下斯人也所謂梁上君子者乎

去可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其地多女閭有某甲浪游至此見一家門署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請入面

議某本無求舍之心姑作尋芳之想款扉而入一蒼頭  
導之升堂有少婦自房出明眸皓齒年約二十許請導  
觀屋宇乃招之入房紅羅複帳角枕錦衾固其臥室也  
某欲辭出婦曰良人遠客度日無資既不能枯坐食貧  
又不屑倚門賣笑姑借招租之帖聊當賣酒之資君既  
惠臨豈得無所留贈某辭以無錢婦笑曰何言之謙也  
卽至身旁搜索於靴鞞夾袋中得錢券六十千謝曰有  
此可爲纏頭之費矣卽持付戶外交二男子手某視婦  
雖荏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知墮其計中不敢與爭踉  
蹌而出此與前所記荷包出售事情狀略同某雖見機

而作未受虛驚然所費不貲矣亦可爲冶游者戒也  
粵西有姚三者幼時不異常人年十八時偶釣於池得  
一魚無鱗烹而食之忽暴病月餘病愈則軀體驟長尺  
許已而屢病屢愈病愈體必加長數年之間長及一丈  
矣然其首仍與常人無異詢其故則食魚時棄魚頭未  
食一犬食之俄而犬首亦大倍於前惜此犬旋爲人撲  
殺否則亦必有可觀矣

江西豐城鄉間某年春夏間路斃一媪眾人憫之醮錢  
買棺以斂舁至義冢未及葬埋忽雷電大作風雨暴至  
眾皆趨避俄而霹靂一聲棺截爲兩段此媪起坐棺中



言三  
視之則已生矣余謂此媼偶然氣閉非眞死也爲雷所  
震蕩氣復流通故仍生耳然其棺無故爲迅雷所劈亦  
非偶然殆命不應絕如號太子之遇扁鵲矣

鄧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納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  
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  
親族畢集妾出徧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  
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  
生但求諸尊長見憐與我一室之地我便削髮修行家  
中貲產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  
內時其年甫二十也眾人中亦有爲感泣者乃掃除屋

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忽有武弁遇之問曰子非某鄉某  
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嘗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  
攜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幾取衣服帽履而  
至悉與易之又於懷中出銀十餘兩與之曰子有此可  
作歸計勿久吹吳市簫也丐者茫然不測所自來向弁  
問故弁曰事雖久遠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別去此弁  
感恩報德殊有風義使其得志則惟陰侯之一飯千金  
豈所難哉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子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

不歸音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亦粵俗然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游數十里遇他船救之得生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完聚歟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

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  
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  
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  
而婢遽出自房登醴醢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眾自  
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  
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  
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  
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  
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甲與乙兄弟也同室而異爨甲鯨而無子乙有子已十

餘齡矣甲欲嗣以爲子而乙惑於後妻之言執不可一  
日乙之子至河干浙米失足墮於河後妻望見之惟大  
聲呼救坐而不動甲適有小疾臥牀聞聲趨出一躍入  
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則加劇乙歸知狀感焉  
延醫治甲疾以其子子之爲呼乙之始惑於後妻之言  
必以後妻爲愛其子而以甲爲不愛其子焉不遇事變  
眞僞烏乎見哉

有病不治恆得中醫賈公彥引此入周禮疏非惟古諺  
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爲余言有病者延醫治之  
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

麻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詫曰豈用麻黃  
太少不足以發之乎乃倍其數而肆巾已購得真麻黃  
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藥之誤也又有兄弟二  
人庚申辛酉間避亂於滬濱同時而病醫者各投以方  
且戒曰病異藥異切勿誤投而其家止一藥婢煎藥竟  
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恃  
如此余謂醫所憑者脈也而脈之失傳久矣史記扁鵲  
傳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脈  
者由扁鵲也夫扁鵲特以診脈爲名則其精於醫非精

於脈也而至今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爲名而後人乃眞以治病卽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有三部九候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謂九候乎脈法旣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而懸壺之客遍滿通衢推之名破之屠酷又以其書傳自黃帝其職列於周官從古相承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女子孫之於祖父苟醫藥之不具卽慈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醫師卜筮並列周官卜亦聖人之所重而唐李華有廢龜之論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  
余曾有廢醫論刻入俞樓雜纂雖該俗聽不願也

北地嚴寒冬口則水渾腹堅舟楫不通雖通洋諸口不能不停橈以待謂之封河若南中則向無是也乃光緒丁丑臘月大雪之後氣候凜冽河中冰厚尺許來橈去楫爲之停滯者旬有餘日蘇城有某姓子聘晉門外某氏女爲妻期於是月初八日迎娶乃至是而冰雪交阻將由陸路則雪深沒脛輿不能行將由水路則冰堅如石舟不能進兩家父母令新郎新婦望空交拜以應吉時越七日而黃姑織女乃得相見是亦婚禮之中亡於禮者之禮也

郵有卜者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罵勢將用



武衆人環集問故其人曰夏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  
彼問竈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  
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竈何向我曰西  
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入冬後病者未愈加  
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加前及我告之  
則曰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爲著  
龜乃顛倒如此乎衆大笑爲解勸之而去余因憶親串  
中有從相宅者之說一歲之中三易其竈而復其初與  
此相類然彼則三人三說此則一人而前後異說尤可  
笑也江湖術士之說固無足據矣

蘇有某翁於庚中之亂失其子旋於亂中收得他人子及亂定復歸屋廬幸而無恙乃卽以他人子爲子而爲之娶婦焉俄而此子死將爲之歛忽欠伸而起徧拜其父母曰別父母久矣幸無恙乎又捐其所娶之婦而問曰此伊誰也怪而察其聲則卽其所失之子也問曰汝故吾子歟今從何來其子曰吾自與父母相失轉徙至某所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歸耳言未已其所謂某人者自外叩門而入曰我戰鬪子歸將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屍尙在舟也父母禮而殮之則果其子之屍始悟其子死而借他人子之屍以生也因卽以所具之棺歛

之其相慶幸謂假子死而真子生矣乃其所娶之婦則以其夫聲音舉止與昔頗殊恥與同室舅姑無如何請其父母來再三勸導始爲夫婦如初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朔中大雨雷發一縣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鄉有二山忽合而爲一徐花農孝廉書來述之言其邑人來赴鄉試者所言當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志秦州有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閒者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合居民並入其中然則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爲異矣

紹興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續妻焉又生一子兩子並

長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遺產千金族人爲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異爨乃其弟慵惰耗其所分之產遂與母謀將逐兄而據其所有於是母子兄弟姊妹間終日勃槽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謂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錢若干爾可撫遺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鴉片煙拚一死以解冤矣婦奪其煙曰君死我何賴焉不如我死爲愈耳夫初以爲勸解之詞亦不留意未幾聞婦在房中聲息有異入視之則已宛轉牀蓐閉灌救無及竟死婦故妊身數月矣死後腹中大動逾時乃止見者惻然

杭有鄭姓者年四十餘妻始有孕甚愛護之備一媼於

家凡蠶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勞頓一日曝衣於庭而雨驟至傭媪適他出乃自起收之還入室聞呱呱聲以爲鄰兒也察之則出己腹中大驚而臥夫歸語之延乳醫治之亦無效時妊甫七月兒啼腹中月餘乃止及期而產竟無他異

紹興張某自幼聘陳氏女爲婦旋以父母雙亡又遭回祿之虐無以爲生遂入天台削髮爲僧而陳氏待壻不來訪知其遁跡空門乃別嫁其女於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病勉強成禮未久卽卒女實猶處子也其姑憐之將爲擇壻時張某在天台三年矣有舊友入山遇之勸

其還俗遂從之歸訪所聘妻已別嫁矣其友爲平章娶沈氏之妻而實卽其元聘妻也故劍復得殊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玉成之歟抑播弄之歟

某孝廉家貧落魄無以爲生貸於親友皆莫之應有一博徒獨善遇之時有餽遺以資薪米及公車北上又爲治裝且贍其家未幾孝廉捷南宮授縣令感念舊恩使人招之謝不往曰吾儕呼盧喝雉席地帷天放浪久矣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出從牧豬奴遊不於君官聲有損乎又非所以愛君也孝廉乃使人贈之千金亦不受曰君雖日贈

我千金亦不過供我博場之一擲而已徒傷君惠而無  
救我貧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見識甚高使淮陰侯能見  
及此則無鳥盡弓藏之歎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  
甯波孫氏有屋一區忽於戊寅之春不時火起雖旋起  
旋滅而梁柱窗櫺均有焦灼其孫氏之子亦猝然顛狂  
時發時愈愈時問之云見有紅袍紗帽者五自云兄弟  
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孫氏爲之立祠又不時有字紙從  
梁上飛下間有詩句一日得七言詩一首用四豪韻而  
有跳字羣以爲出韵或以爲誤筆少頃梁間飛下一紙  
云集韵跳與逃通又問古人用過否次日臨睡問者於

牀頭得一紙曰元微之詩主帥驚跳棄旄鉞眾皆驚服  
余按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鴻曰音逃此鬼不讀古書  
但以元微之詩句爲證信乎明季翰林也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  
結成疾有費媼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  
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窳惜大平蘭曰秦樓楚館中  
所往來者率皆紈袴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  
者彼也力憐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  
曰果爾吾當爲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  
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村生曰吾已爲



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  
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  
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  
請爲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爲調停使生  
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  
崑崙奴歟

蘇人某甲無賴惡少年也屢與人鬪毆爲人痛打而不  
俊改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飲於酒家飲  
畢徑出酒保索錢甲曰乃翁適乏杖頭資俟諸異日可  
也肆中人惡其無狀羣出詆罵粹而毆之如春如榆血

流漂杵視之幾無生理乃縱之去越數日復至則傷痕已愈咆哮如故羣歎曰真石臼也予以千錢而去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鄰金氏媪及長頗有姿媚欲倚之爲錢樹子阿保泣曰爹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爲妾爲婢我不敢怨若令墮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媪無如何鬻於某姓爲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媪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歸作書自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媪乃僞爲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卽日仰藥死烏呼此女節烈之

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  
矣

山東藩司筦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白幼許嫁其從母  
之弟未嫁而婿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  
勸諭之不從遂爲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  
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囹圄當死計無  
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耦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  
我必爲代償官錢父母聞之女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  
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  
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

飲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卽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卽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偷之變矣然女子爲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向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濠涇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青人其姑傭於某氏某

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啗其姑使招子婦來供  
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至無所事  
鍼帶稀少而飲饌豐腆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  
暮入其室挑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  
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爲可  
母子二人朝夕晤焉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必  
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淫固出於  
天賦歟

蘇州閶門外高版橋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歲忽患驚  
風之疾二厥不醒翁痛甚舉家惶駭四山求醫有道人

踵門求見自言能醫問所須令於靜室中爲壇取白米一斗金銀各十兩爲鎮壇之用道人入室誦呪良久令抱兒出道人以手撫摩數四又以中指重按兒鼻兒忽作一嚏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留之飯不肯恩恩別去視鎮壇金銀封裹依然而已易以瓦礫矣正其驚疑小兒修復驚厥竟於是日死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踰月卽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視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卽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

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爲女治醫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  
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  
卽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 國法不容此事宜徐  
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爲留意僕適有遠行前  
銀暫借一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  
有却幾許事亦值得也又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詭言  
是使者葭葦戚可爲買通關節一生惑其說乃與議定  
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  
蹤跡忽得其一書云學使者乃 朝廷大臣豈可干以  
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貨緣作進之理承惠銀兩

暫充杖頭資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  
犯刑章斯言也可爲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  
不得謂之不值也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孑然一身而頗有積蓄然  
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兩間中惟草薦敗絮而已  
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忽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  
少年女子也頗姣媚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  
母俱亡爲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  
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  
甲求爲之計甲既鑑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



此一榻奈何女靦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爲矣甲喜擁之而臥及天明女起爲執爨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眾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闕然而散

山東人朱翔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

取視之一生喫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問之曰吾某處人附航船至此投一親戚而其家已遷至別處我欲歸家則夜航開矣進退無所是以悲耳其人爲惻然乃招之至家飯以脫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辭而去則失去衣服什物無算乃悟是此婦所爲是婦女能爲賊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雖所值無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實無外人往來惟鄰舍一幼子日或數至嬉戲良久乃去羊未

十齡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將去踰闕而仆急爲掖之起則懷中墮出零物數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爲是童子能爲賊也金陵有某氏子應童子試有年考鳳池書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佻達母又溺愛不加防範與鄰女有私丁娘十索苦無以應適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婦頗饒於貲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竊得洋錢數十黃金三十兩珠十餘顆質明朱告於官官往勘驗曰此非外賊也大搜其家於某氏子書室得金珠焉洋錢則無矣乃繫之去是士子能爲賊也蘇城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樓屋每一間以版隔之分爲前後二間客各居其

一有前樓之客扃戶外去及歸啟鑰而入則後樓之客正在其室牀篋探囊發匱矣蓋版不甚高累卓倚而登卽可踰而過焉然後樓之客寓此已經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乘肩輿而出一僕應門一僕從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爲賊也嗟乎外戶不閉之風固難望於中古以下矣

金陵楊立庵醫生也一夜已二更矣有人打門甚急問之曰求醫者乃使傭媪啟入之則一盜也塗面而持刀徑入楊室楊見之惶遽失措顧曰爾何必塗面而來其意謂我無所有爾來此無謂耳盜聞斯言誤謂楊識其面

不敢行劫而去又滁州一張姓者亦醫生也一夜有盜  
入室亦塗面而執刀張固識其人謂之曰爾何必塗面  
來盜知主人識已懼其明日告官竟殺張而去同一塗  
面之盜同一何必塗面之言而一以獲免一以見殺天  
下事其可以一律論哉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習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  
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肯日以飲博爲事殷翁  
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  
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  
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

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  
飾其絲菜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  
玩好股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  
田美產悉歸股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  
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非其所住之屋亦歸於股柳  
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  
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  
帷天與羣丐爲伍股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  
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股翁曰所失  
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

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遺棄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卽老夫託名也今此計果成卽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恆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卽古事而誤傳爲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爲不誣姑爲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

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有客自甯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趨趨動久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縫以石而投之江觀者數百人咸爲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斃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爲敝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慘罹王莽焚如之刑爲民牧者如何不爲之厲禁也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壽幾及百齡而終



其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孫婦慨呼大姊二姊以爲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是老耄謬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緣此知吉蠲爲饌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必芬孝祀神嗜飲食者初非虛語也

秦嬭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爲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

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恻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懶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爲汝覓佳婿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

友固慙與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慍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漉漉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苟造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

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  
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  
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爾小住乃流連  
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  
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  
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  
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  
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  
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鞦韆詐爲客狀啟戶逕出大罵  
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強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

變得罪於客迫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灰盤密謀罔不參

頃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川楚平敘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綠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

事爲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  
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  
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  
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烧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  
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爲作秦晉配傳奇

蘇州鄉間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  
買妾偶入閭門遇一媼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敘寒暄  
便問君今喪偶當續絃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  
媼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媼曰此弱息也  
君視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媒

灼伊誰媼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  
爲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洋錢一百爲  
老身瓶鉢之資君如許可則觀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  
奚爲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卽以付媼攜女逕出同舟  
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  
亦哭而呼父兩舷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眾人匆匆  
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爲  
媼所給但呼咄咄而眾已一闕而散矣蘇諺所謂放白  
鴿者也